



佳 作

回 家

星 風

回家



星風

午夜一通令人震驚的電話聲響著，我接起電話，護士說道：「是黃老先生的家屬嗎？請過來醫院一趟，您的家屬可能已經不行了」，我告訴爸媽他們隨即趕去醫院，到了醫院，阿公跟爸爸媽媽講了幾句話便閉起雙眼與世長辭……。

遺體運回家，趕緊佈置靈堂，媽媽匆忙地送我和姊姊去上學，我在課堂不停的想家中少一個人的感覺是什麼？心中湧起了一股酸酸的感覺，回想以前小時後我被爸爸請吃竹筍炒肉絲時，阿公擋在我的前面，對著爸爸說小孩子要用教的，不要用打的，爸爸才放下緊緊握在手上的竹子。對我來說阿公就像一棵大樹幫我遮風擋雨，阿公走了，僅僅待了醫院八天，我想以阿公愛好自由的個性，一定不想待在醫院這個大牢籠裡，又或許阿公不想成為家裡的重擔所以選擇了離開，想著想著放學了，回到家我放下書包，從家中飛奔過去老家，到了門口才停下腳步，我看見祭祀的

老家經過了一天，變成了阿公的靈堂，屋外來了好多我從來沒看過的生面孔，爸爸正和大夥兒聊天著，媽媽和伯母在煮晚餐，伯父則訴說他和爸爸以前小時後幫忙整頓家中的農田，姊姊和堂姊妹跪在靈堂旁的左邊草蓆上，而阿婆則在後方的椅子上念著往生咒，對大家來說這一天彷彿有數十年之長，大家都累壞了。媽媽回家拿睡袋，這幾天都要在老家陪著阿公。夜深了，大人催促著小孩子快點睡覺，大人還要守靈呢！於是我走進臥室，躺在床上想著，現在阿公在做些什麼呢？阿公回家了嗎？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是人一生必須要面對的事情，那對人來說什麼是永恆不滅的呢？我的答案是留名萬世，南宋 文天祥〈正氣歌〉裡說：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」。

第二天早上因為家中有喪禮，爸爸幫我和姊姊向老師請假，以前總是認為放假最好了，最好是可以天天都不用上學，但這一次跟以往的放假不同，阿公

過世的假期根本開心不了，我在門外折著元寶和紙蓮花，我問媽媽要折多少？媽媽說阿公生前的時候最喜歡遊山玩水，所以折越多阿公就能夠過好的生活，我對媽媽說我一定要折很多很多讓阿公在天堂能過地安適自在。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，到了第三天外公送來了汞盆，到靈堂前上香，臉上流露著微笑並不難過，我問外公為什麼一臉微笑？外公說：「對癌症的病人來說，愈早離開是好事，不用跟病魔對抗，你外婆也這樣走的，可是你外婆跟癌細胞抗衡了好幾個月，所受的痛苦絕對不是我們所能體會和感受的，我只能在她身旁給予鼓勵，卻無法替她分擔痛苦，看著她一天一天的消瘦，離開人世間」。

聽到外公這席話，讓我減輕不少痛苦，外公說的對極了，至少阿公是幸運的，不用跟死神拔河，不必忍受癌細胞長時間的折磨，對阿公來說也未必是一件壞事啊。我很謝謝外公對我說這番話，讓我感傷的情

緒緩和了下來。

這一天的晚上由我和我的家人守靈，爸爸跟我和姊姊提起阿公在過世前說的遺言，爸爸說阿公希望在家中往生的事情，爸爸說：「在我們中國人的觀念中「家」是人作為群居動物最基本的單位，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環，所以老人家希望在家往生是因為那是他最有感觸的地方，也是最溫暖的地方，可惜他的遺願我未能替他做到……。」

我告訴爸爸雖然阿公在醫院過世，但阿公一定能找到回家的路，他一定會在天上保佑我們大家，因為他是全天下最慈祥的老人家，也是最疼我的阿公。

第四天中午舉辦法會的法棚已經搭好了，表示晚上將舉行法會，我看大人的臉上流露著疲倦的容顏，尤其是阿婆每天念著不同的經文，一邊說著西方的阿彌陀佛啊！請指引往生者前往西方淨土，我想人群中就唯有阿婆最堅強吧！整場喪禮大大小小的事宜都是

她主導，而未曾從她的口中說過一聲「累」。我認為她對阿公的愛與關懷是以行動表示，對阿公來說阿婆是全能的好牽手。

到了晚上我披戴著孝衣，原本只有在電視上會演出的戲碼我正在經歷，大家聆聽著法師的指令進行著法會，法師在嘴裡唸唸有詞，誦經的速度比RAP還快，原來法師才是R&B的始祖，口中唸的經文富有節奏，速度快而不亂真是高手！法會中又起立又跪下真的很累，到了休息時間才可以喝水，不過休息時間很短暫，一場法會辦下來好比歌手的演唱會好久好久。法事結束後，堂妹告訴我，我的元寶帽上有一隻蜜蜂停留了好久，我微笑地說：「阿公回來看我們呢」。

第五天的早晨我去阿公的靈堂前點香，我跟阿公說堂妹昨天看見蜜蜂的事，我想知道阿公在頭七時會不會跟我們託夢？

我有好多好多的話想跟阿公說，我無時無刻都在

回憶他生前對我們晚輩的疼愛，和不斷地告訴兒女要按照先人傳統祭祀，不要違背禮儀，更不可忘本。阿公的諄諄教誨言猶在耳，我一定會把阿公的精神一代接一代傳下去。

這一天跟昨天一樣要舉行法事，我們把桌椅疊高在老家院子裡圍繞反覆地走，伯父撐著傘，爸爸拿著召魂引導棒，阿婆則拿著阿公的遺照，我和姊姊則跟著前方的隊伍移動，事後我問媽媽為什麼要圍繞著院子打轉？媽媽說：「我們重複繞圈是為了讓阿公熟悉家中的地形，而爸爸手上的召魂棒就像路標告訴阿公家中的方向」。

我跟媽媽說：「阿公一定會回來看我們的，我早上幫阿公點香時在心裡默默的盼望著，我的心意相信阿公會感受到的，我的直覺告訴了我在那一天……」。

第六天早上我跟昨天一樣到阿公的靈堂前上香，有好多想念的話想說，卻欲言又止，最後只說了一

句，阿公您一路好走，阿公我知道雖然您在另一個國度，但您跟我們心心相印，只是我們看不見彼此。

下午法會我一樣披起了孝衣，一樣在法師的指導之下大家按部就班進行了禮儀，法師這次口中朗誦的經文比以往更顯得激昂，法會中的流程也不盡相同，法會的時間也比先前幾次來得長，我想安撫亡者的訟歌正帶著阿公前往西方吧。

當天晚上由我和姊姊守靈，姊姊說：「阿公六十六歲過世，照中國古禮來說應該稱「享壽」，阿公是有福氣的人，我們不需要過於悲傷，讓他老人家能夠放心地去，這才是我們晚輩該做的……」。

我不發一語聽著姊姊所說的話，我知道姊姊的言語瀟灑，但她的思念和哀傷和我是相同的，我們用不同的態度去面對罷了！

我抬頭仰望著明亮的月光，我不禁佩服文天祥能把生與死看得透徹，我想他在崖山之役時也是

以這種心情寫下那膾炙人口的正氣歌吧？吟詠李白曾寫下的月下獨酌：「花間一壺酒，獨酌無相親；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。月既不解飲，影徒隨我身；暫伴月將影，行樂需及春。我歌月徘徊，我舞影零亂；醉時同交歡。醒後各分離，永結無情遊；相期邈雲漢。」幾千年之後，我們的感觸卻有大大的不同，文天祥和李白的瀟灑對應著我無法停止的留戀，只有杜甫懂我吧？

第七天的早上突然有位陌生人衝了進來，在阿公的靈堂前痛哭失聲，一邊呼喊著阿公的名字，這種以為只可能在電視上看見的場景，正真實地發生在我的眼前。我嚇傻了，她的鬼哭神號讓我不知所措，我事後問爸爸那莫名的婦人是誰？爸爸說：「她是你阿公從小到大的玩伴，她可是阿公的青梅竹馬呢。她在臺北定居，知道你阿公過世才來苗栗送阿公最後一程」。聽見爸爸那麼說又讓我大吃一驚，想不到「郎

騎竹馬來，繞牀弄青梅」是真有此事，我覺得人的一生真的有趣極了，每個人一生都演出著一齣戲，大家都努力地扮演著劇中的角色，然而戲中角色的評價交給後輩去論定，至少我覺得阿公在人生的舞台上已經做到了盡善盡美。

明天就是阿公出殯的日子，我心中有太多的感觸無法一一說明，雖然大人在我們小孩的面前總是裝出一副堅強的樣子，但我晚上睡覺時，偷偷看見爸爸手中拿著阿公的照片反覆地看，爸爸心中的思念用不著說我也明白，其實大家都是一樣的。

頭七當晚阿公出現在阿婆的夢中，阿公用雙手擁抱著阿婆，阿公說：「好好照顧這個家庭，晚輩都很乖巧，我會在天上守護你們」。